

苏格拉底的 亲爱拉底

I
Dear Socrates

玖月晞 —— 著

JIU YUE XI WORKS

- 阿时，那你的信仰是什么？
- 很简单啊，一个字。善。



苏亲
格爱
拉的
底

I
Dear Socrates

玖月晞 著

JIU YUEXI 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苏格拉底 / 玖月晞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00-2348-2

I. ①亲… II. ①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1163号

亲爱的苏格拉底

QIN AI DE SOCRATES

玖月晞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策划	石颖 唐婷
责任编辑	胡志敏
特约编辑	唐婷
封面设计	小茜设计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	21.5
版次	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78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2348-2
定价	59.80元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30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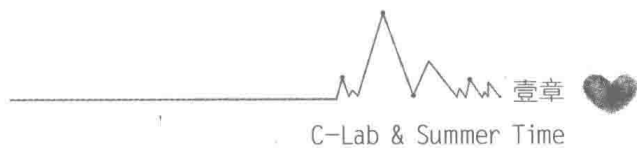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壹章 C-Lab & Summer Time	001
贰章 suicide sound & 367	109
叁章 T 计划 & 36 号坑	225
肆章 杀手令 & 小火	331
伍章 游乐场密室 & 彩虹	403
陆章 Tutor & jifala	503
柒章 正义之师 & 十年	585
终章 宁死不负信仰	663
番外 言焱的死里逃生	667
后记 时有暖光，融尔严寒	673



LAX 会所精装后重新营业，头一个星期就迎来华盛集团董事长儿子的婚宴，宾客络绎不绝，停车场好似开车展，顶级名车一字排开。

主楼的宴会大厅热闹非凡，欢声笑语，多是双方家族的商界伙伴；侧楼的娱乐包厢则清静得令人发慌。

服务员大都去主楼照应，前台只有一个新来的服务员小妹，她百无聊赖，趴在桌上玩手机。

忽然，一阵刺骨的寒风涌进来，小妹冷得一个激灵，生气地看那罪魁祸首——一个高高瘦瘦的白衣女孩斜挎着一个看起来很重的黑色方形包，推门进来。

她没掌握好力度，加之正好狂风起，风力十足，门缝开的一瞬失了控制，她自己也吓一跳，赶紧单手用力拽，一手还护着那奇怪的黑包。

可风鼓进来，她反而被拖进屋。

玻璃门猛地砸在墙上，咣当一声，动静很大。

女孩踉跄着站稳，抱歉地往这边看一眼。小妹也看她，便撞见一双琥珀般清澈的眼睛，睁得大大的，黑白分明，有些发蒙。

寒气涌进来，她白皙的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，乌黑柔润的长发像海藻般在风里飞舞。

小妹心里不爽，想剜她一眼又惦记着自己是服务员，暗自撇嘴。

冷风跟冰刀似的，她真想骂人。

女孩单手拉住门，费力地迎风推回去，总算关好。

风雨消停了，音乐声沉下去，大厅里静悄悄的，浮起一阵反转的暖意。

小妹睨一眼她挎着的黑包，觉得像电影里搞黑色交易的，刚要应付一句“欢迎光临”，女孩递过来一个小本本，声音又细又小，微微一笑很好听：“这是我的证件，我和你们经理联系过。”

不是客人啊。

小妹不尽心地接过来一看，清丽的证件照：甄暖。

再看职业，法医？！

小妹咋舌，这清秀瘦弱的女孩干什么活儿不好要干这个？

她斜一眼甄暖挎着的黑包，问：“我们经理没说清楚，哪个房间啊？”

“307。”

小妹皱眉：“307 有客人，你等等吧。”

“客人？”甄暖捋一捋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有些不解，“那个房间的证据都还没清理干净，怎么能订出去？”

“问经理去呗，我怎么知道？”小妹捂着耳朵。

新娘的几个朋友在这儿聚会，最豪华的包厢，谁还为她这么点儿破事不做生意？

甄暖没多说，转身上楼。

白天订房的客人少，走廊里又黑又静，像隧道。

307门没关紧，开了道缝儿，里边闹哄哄的，议论声不断。

甄暖轻轻叩门，等了几秒，屋内很吵，没人理她。

她把门缝推开一点，豪华包厢里灯光朦胧，只有一盏明亮的吊灯，十几个男男女女围着桌子瞧人打牌，看着像动物趋光聚拢。

围着的人议论牌局，给桌上的人支招；牌桌上的说着大话糊弄对手给自己长底气。

众生相中，有一人但笑不语。

或坐或立的人群里，只有他一个正对着她的方向。人影遮住了他的下半边脸，只看到高高的鼻梁，漆黑的眼窝和光线交织的碎发。

纵使只看半张脸，也是英俊不凡的。

甄暖收回目光，再次敲敲门。这次，房间死寂下来。她反倒紧张，抬眸一看，大家还是没注意她，全屏气凝神看着牌局。

“……”她一直不擅和人打交道，微窘地咬咬唇，握了握手，决定狠狠敲一下。

可隔着灯光与人影，对面的那个男人睫毛微闪，抬起眼帘，眼底瞬间涌入灯光，亮闪闪的。

甄暖心里莫名一紧。

人影闪开，她看清了他。

他微微牵着唇角，却不是在看她，那是一种势在必得的笑容，自信得璀璨夺目。下一刻，他手中的牌尽数摊开，不轻不重地扔在桌上。

周围的人纷纷直起身子，眼睛大睁，发出诸如“哦”“哇”“呀”之类的赞叹和唏嘘。

房内欢乐嘈杂，议论纷纷，还有人稀稀拉拉地鼓掌，淹没了甄暖的叩门声。

“又是言烱赢了。”对手叹。

人影交织，光影交错，他的笑容开了些，看上去心情不错。

赢这个字，无论赌注大小，对男人都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“言烱太厉害了，这么漂亮的牌我从没见过。”围观男人赞。

“你们几个今天要输得裤子都没了。”围观女人笑。

甄暖转身，靠着墙望天，总不能冲进去说“我要这个房间”然后把人都赶出来吧。

兜里的手机震了震，同事关小瑜打来的：

“暖暖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搞错了。不是 307，是 107。”

“……没事，马虎鬼。”

甄暖收了线，摸摸额头，还好没进去，差点儿闹笑话。她不作停留，动身去 107。

走下楼梯间，一位端着水杯的服务员经过，礼貌道：“要水吗？”

甄暖看看冒着热气的水，点点头，拿了纸杯往下走，刚凑近嘴边，便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。

她回头望，那个服务员已经不见了。

甄暖想了想，把杯子扔进垃圾桶。

307 房内，众人在研究桌上的牌，搞事后分析，打牌的另三家也翻牌研究。

言焱靠在椅背里，眼里始终带着懒散而倨傲的笑意。

“不玩了不玩了，陪太子读书。”

有女生帮言焱：“欸，输不起怎么着？”

对方差点儿面红耳赤下不来台。

言焱适时地笑一声：“不玩了，婚礼差不多要开始了。”

小尴尬微妙地化解。有个短发女孩凑趣：“言焱什么时候结婚啊，到时我们又可以聚聚。”

言焱起身，顿时高过短发女孩一头。他低头浅笑：“等你先嫁出去。”

俊朗的男人开玩笑总让人受用，短发女孩咯咯直乐：“又拉我下水，我要等秦姝先嫁，给她当伴娘呢。你别让我家秦姝等太久。”

叫秦姝的长发女子笑容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尴尬：“你们别开玩笑了。”

说着下意识看言焱，后者倒依旧笑得迷人，说话也没个正形：“她不急你急什么。想接花球了？得，过会儿我帮你抢一个。”

短发女孩笑得脸都红了。

他没多说，推推桌上的钱，也不拿：“请大家晚上接着玩儿。”说罢，从椅背上拎起风衣搭在肩上，出门去了。

言焱走到楼梯口，望着玻璃窗外晦涩的风雨天，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，不剩

半点影子。

又到一年冬天了。

她那里冷不冷？

地下，应该冷得彻骨。

他独自伫立几秒，扯出一丝笑容，下楼梯时习惯性地摸进兜里掏烟，手机却响了。他接着电话到一楼，守候的服务生推开走廊门，他以为是连接主楼的通道，顺势走过去。

和来电的人相聊甚欢，不知不觉讲了几分钟，人已走到长廊拐角，他边说边笑，无意抬头，看见光线昏暗的楼梯间门口站着—个长发女孩。

她背身对他，低着头在戴项链。长发捋到—侧，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和—只粉白的耳朵，在微暗的光线里细润朦胧。

他听着电话，朝她走去；她双手在脖子后，费力纠结地捣鼓项链扣。

言焯和电话里的人说笑着，歪头把手机夹在肩膀上，抬手从她手里拿过细小的项链扣。

甄暖脖子酸了，正要放弃准备把项链收起来时，—双熨烫而有些粗糙的手虚握住了她……这触感，是个男人。

她吓—跳，手的主人已接过她手中的精细小扣。热而烫的感觉从手背移到脖子上，指肚温热而粗砺。

身后的人似乎在笑，散漫而不经心，嗓子里溢出淡淡—声“嗯哼”，男人磁性的嗓音近在耳边，在光线暧昧的走廊里晕开。

甄暖莫名其妙，怔愣着回头。

“嗯哼。”

男人轻轻的笑声萦绕耳边，甄暖愣了愣，转过头去。

他手倒灵巧，—秒钟扣好她脖子上的项链，转身拿起夹在肩头的手机，走到窗边去了。

甄暖回头只看见他高大的背影，黑色的风衣搭在肩上，遮住了低垂的头颅，他笑声朗朗，语气里带了丝不易察觉的轻哄：“……哈……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”

这人怎么这样啊？

甄暖不满地拧眉，上下打量他的背影，想等他转身过来瞪他—眼。可他偏不转身，也不走远，就侧立在窗边。

话也不多，多半是对方在讲，他笑着答几句。

甄暖揪着眉毛等了好—会儿，他的电话还没完。

她渐渐觉得瞪着他的背影无聊又无意义，想想刚才他给她戴项链，除了一开始不可避免地碰上她的手，触了她的脖子，动作倒一直干净，没趁机揩油，还特意拉了下项链，拉开距离。

只当被猪啃了吧。甄暖瘪瘪嘴，转身进了107。

言焱打完电话，回头看一眼对面的死胡同，发现走错了方向，返身走回楼梯间，扬起风衣利落地穿上。

绕下楼梯时，职业的敏感让他察觉到异样，脚步一顿立刻闪到一旁，侧身凝眉地听。

楼梯间的工作门没关牢，两个服务生在低声说话，头一个语带指示：“看到刚才那个女的没？白衣服背黑包的那个。”

“看见了，真他妈漂亮。”回答的人色眯眯的。

第一个人凉凉道：“甄暖。”

后者瞬间换了语气，害怕起来：“沈弋他老婆？”（此处老婆的意思是女朋友。）

“就她。”

言焱抿着唇。

沈弋，他的死对头。八年前，沈弋是杀死他未婚妻夏时的最大嫌疑人，最后案子却无疾而终。

安静中，第二个说话的人吓得撞倒了杯子，叫苦不迭：“早知道她是沈弋老婆，你要我命我也不敢办这事儿！你们要挑拨言焱和沈弋，别冲女人下手啊。完了，我把下药的水给她了。她要出什么事，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

“沈弋这些年被言焱盯得紧，收敛了很多，你以为他还能像以前一样杀人跟捏蚂蚁一样？”

“可那是沈弋！”后者几乎要哭，“他连言焱的未婚妻都敢杀，把人切成一块块的都逍遥法外。我怕招了他，到时连骨头都找不到。”

言焱靠着墙壁，眼神放空了一秒。他从兜里摸出烟，刚要叼进嘴里，眼睛眯了起来。

烟嘴上有一点粉尘大小的濡湿，呵，他居然也被下药了？

要不是眼尖仔细，还看不出来。

刚才打牌时，大衣挂在椅背上，不在他视线范围内。

他两指把玩着那支烟，看半晌，竟笑了笑，从墙壁旁站起身，往来时的走廊过去。

甄暖关上房门，里边黑乎乎的。她眨了好几下眼，只能隐约看到桌椅轮廓。她回忆着房间平面图，瞎子一样摸黑走去最里边，推开门。

她脱了大衣扔在沙发上，穿好鞋套进去蹲下，骨头咯吱响。她没在意，打开黑包，麻利地戴上手套和特制眼镜。

做完，她用力捶了捶小腿。

她的遗传性风湿似乎更严重了。冰风冷雨里出一趟门，浑身上下没一根骨头不难受。

这工作不归她管，但她刚上岗，手头没事，而关小瑜急遇私事，拜托了她。好在她也熟悉，不至手忙脚乱。

她搬出探测装置，不紧不慢地扫，犄角旮旯都不放过。

会所新装修，洗手间里没什么痕迹，扫了一圈，黑暗中只有洗手台旁的脚印和台上的指纹散着冷白的光。都是关小瑜前一次采集过的。

她再次找一遍，这次，地毯的缝隙上有一处微白的异色，是一小片针眼大的纸屑。

甄暖把疑似纸屑物放进证物袋，又找了一会儿，确定没有新发现了才收好器材，又用力揉揉膝盖。

走出洗手间却听见不轻不重的一下关门声，接着咔嚓落了锁。

甄暖一愣，有人进来了？她竖着耳朵听，黑暗的房间里一片静谧，什么也听不到。但是有一小点红色的火光闪了闪，烟？

那人在抽烟？

她很快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刚才上楼，有服务生递了她一杯水，她碰到嘴边就察觉里边掺了药。对她这种搞毒物学的人来说，完全是小打小闹。

这家店是沈弋的手下开的，都是熟人，知道有几斤几两，她只当是店长给她开玩笑。现在看来，不对。

沈弋掌握着华盛集团半壁江山，公事私事上仇人太多，很多人想扳倒他，想报复他。可沈弋泼水不进，唯独她一根软肋。

甄暖有些紧张，她是待技术实验室的，不需懂格斗，且她身体差，没学成。

很快，对方的烟头灭了，漆黑一片。

她努力镇定，可以慢慢和来人躲猫猫，借机溜去门边；如果实在倒霉撞上，就喊救命。她弯腰把箱子放到地上，别让它出事。人先出去再来拿。

正想着，膝盖一弯，骨头咯吱一声脆响。

该死！暴露了位置。

她听见寂静的黑暗中男人走了过来。

她更加害怕，分辨着他的方向，想绕路跑去门外。慌忙走几步，却感觉声音的来路不对，四周黑漆漆的，她分不清。

着急时，那人没动静了。

他显然比她有招，用脚步声吓她跑来，判断她的方位后，又收了声音朝她靠近。她不知他是真摸清了她的位置，还是在打心理战。她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，站在半道上急得直冒汗，走也不是，停也不是。

思想交战之际，面前的空气有了凝滞感，还有淡淡的烟草味，他靠近了！

她闭紧嘴，不敢呼吸，怀疑会不会是错觉，但那压迫的气息突然靠近，男人握住了她的肩膀。

甄暖心里一磕，电光火石间想起林老师教她的一招脱离术，她双手用力握住对方手腕往外侧一扭，同时放低重心一拉，对方果然中招，倒了下去。

她心里刚一喜，可正倒下的男人鼻息从她脸颊擦过时，在黑暗中轻轻地笑了一声，仿佛刚才才是他放任了她的三脚猫功夫。

甄暖暗叹不好，准备撂倒了立刻跑，可腰被他的手钩住，重心彻底歪了。她被他拖着一起摔倒，猛地扑到男人的身体上。

她没刹住，嘴唇撞上对方的脖子，肌肤熨烫柔软，性感而浓郁的烟草香。她傻了眼，只听他似笑非笑地“呵”一声，欢愉没有，讥讽不少。

她又羞又气，“啊”的一声尖叫跳起来，音还没发完全，他迅速起身捏住她的脸颊，把她扭压在沙发上。

甄暖瞬间被制服。

他捏着她的牙关，她不仅不能发声，还无法活动头部；她背对着他，双手腕被拧着紧扣在腰后，抵住上身，双腿则被他的膝盖压着。

他丝毫不怜香惜玉，双手稍用力，她吃痛地“呜”一声，身体却只能避轻伤地乖乖趴在沙发上。

在他面前，她反抗挣扎都是妄想，毫无招架之力，只能任他摆布。

甄暖又羞又气，更害怕得哆嗦。

她有很严重的恐惧症，很怕和男人身体接触，即使和沈弋，这些年她也只是在最近才能和他牵手而已。可现在……

他喜欢这种姿势？

甄暖呜呜地忽然想哭，她招谁惹谁了。

言焱也意外，以为她至少会点儿防身术，不料她细细的小身板直接摔进他怀里，冒着热气，香喷喷的。

她力气出乎意料地小，很容易就被制服。此刻，她扭来扭去愣是挣不开，急得直呜呜，声音却大不起来。

他皱眉，稍一加重力道，她立刻规矩，不扭也不呜呜了。

他松开她的嘴，她识趣了，没有尖叫。

“病理学、毒物学博士，甄暖。”他语气凉淡而肯定。

手心的女人登时像被点了穴，身体僵住。

“现在誉城犯罪实验室工作，为什么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言焱。”他有模有样地配合，却是一句废话；因她完全不知言焱是谁。

他自然不会解释：“水里下的药对你来说小菜一碟，但我没及时发现烟里的药，吸了进去。现在我感觉……”

他说得极缓极慢，在漆黑的环境里，字字清晰。

她寒毛全竖起来，想假装听不懂，可他倍儿坏地挑明：“我们应该做什么。”

甄暖欲哭无泪，扭动一下，又急慌慌道：“你认识沈弋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有人想挑拨你和他的关系。”

“呵。”他笑一声，有了些兴趣，原以为她会搬出沈弋来恐吓，可她倒有点儿眼色。

她知道说对了，又赶紧好声道：“不要中了别人的圈套好吗？如果你吸入药物，我可以帮你解除，我懂这个。你也不想被人利用是吧，多怂呀。”

他无声地勾一下唇角。她很聪明，句句说在点子上，只可惜他不在乎。

她小心翼翼说了一堆，见他没应，沮丧又放弃地叹气，最终，蚊子般细细软软地加一句：“……拜托……不要伤害我，……我怕疼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言焱顿时无言，有种一拳挥在棉花上的感觉。

他松开她，站起身。

甄暖手腕痛得发麻，脱了束缚赶紧揉揉手腕，咯吱咯吱两声清脆，像老婆婆。

“……”

“啧，”他礼貌又规矩，“大姐，刚才真不好意思，得罪您老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甄暖愤愤起身，膝盖又是咯吱一声。

“……”

“放心。没人能挑拨我和沈弋的关系。”语气平淡，可甄暖总觉得，他这句话意思不对。

她想问什么，他拔脚离开，开了门。光线涌进来，甄暖眯起眼睛，一片虚幻的白光里，他的剪影格外单薄而不真实。

“回见，甄暖小姐。”

甄暖通红着脸腹诽，谁要和你回见！

她穿好大衣背上包，出了房间。走到会所的大厅，隐约听到哪里有人喊救命。

她侧耳听时，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子推门进来，急切地小跑向她，老远就问：“嫂子，没事吧？”

来人是戴青，这家酒店和会所的老板，也是跟随沈弋多年的左右手，自然对甄暖毕恭毕敬。

“啊？有什么事？”甄暖瞪着无辜的大眼睛，茫然不解。

戴青愣了愣，他本在主楼的酒店，因看到两个不认识的服务员在附近晃悠，他心里起了疑虑。店里每个服务生都是他亲自面试过的，那两个却很面生。

他想了想，一下子想到甄暖今天会来副楼的会所，而沈弋的死对头言焱也在这儿。

他立刻感到不妙。想对付沈弋的人太多，而他就只有一根软肋甄暖，和一个棘手的对手言焱。

戴青吓了一跳，马上赶来。

此刻，戴青看她脸颊嫣红一片，紧张道：“嫂子，你被打了？”

“没啊。”甄暖揉揉脸，“谁敢打我呀？牙齿疼，自己捶了几下。”

戴青知道她的身体情况，道：“天太冷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甄暖说好。

门外突然一声闷响。

戴青立即把她拦在身后。

甄暖飞速看手表：5点27分41秒。她推开他的手往外跑。那声音沉闷，她清楚是肉体砸在水泥地面的声响。

才拉开门，就听见有人尖叫：

“啊！”

“新娘子跳楼啦！！！”

戴青追到门边，手机响了。

他看一眼，退后一步拉上门，把喧嚣关在外边：“弋哥，见到嫂子了。没事儿。”

那边顿了一秒，直接无视他“没事”的汇报，声音低而沉：“她说了什么？表情，外貌，衣服。”

戴青一五一十地说了：“还好嫂子没事。”停了停，又问，“哥，我琢磨着这事儿是有人想挑拨你和言焱。嫂子出了什么事，你不得找言焱拼命？他们也是想借言焱整你。”

沈弋没搭话。

戴青想，甄暖心里清楚得很，才装没事发生，不禁感叹：“弋哥，嫂子真他妈的好。”

沈弋语气清淡：“谁他妈呢？”

“嘴溜儿了。”戴青立马改口，“哥，嫂子真好。聪明，识大体，护你。”

“用你说？”沈弋要挂电话，戴青忙喊：“弋哥，那女的跳楼，就刚才。”

“和我有关系？”

甄暖别上耳机拨打120，飞快赶去事发地点。

会所和酒店之间隔了一个草坪和停车场。

她背着包在车间来回穿行，报了警，又给同事关小瑜打电话：“出警了，你赶紧来，不然大家会知道你今天离岗了。”

她抬头望，出事地点正上方只有酒店七楼开着一扇窗。

一些人围成圈惶恐叫嚷，好在没人敢靠近。

甄暖过去时，穿婚纱的女人四肢扭曲地躺在血泊里。

她还活着，嘴在蠕动，血水泡泡直往外冒，血淋淋的手抓了几下，浑身抽搐，如同剥皮抽筋的蛇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甄暖跪下，俯身凑近，可只听到呼啸的风声。伤者眼里含着泪，嘴张张合合，发不出声。

甄暖问：“有人推你还是自己……”

“姜晓！”一声男人急切的呼声，打断她的问话。

来人一身白色西装，面容俊朗，身形高大，是今天的新郎，华盛集团的年轻老板：申泽天。

死者叫姜晓？可姜晓不是今天的新娘，她是申泽天的前女友啊。她怎么穿着婚纱？

甄暖回头再看，她已目光涣散，嘴角的血也凝滞了。

甄暖立刻探她的脉搏心跳，查看瞳孔，死了。

“姜晓！”申泽天悲痛万分冲过来。

“不许过来！”甄暖瞬间起身拦在他面前，“不许靠近，等警察来。”

申泽天猛地停下，眯起眼打量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甄暖稍稍往后缩了缩，习惯性地抵触和畏惧，可垂眸想想，这是她的工作，再怎么觉得害怕，也不能表现得太差。

她做了一番心理建设，抬起乌黑的眼睛，努力道：“法医。我是法医。人已经死了，你不能过去破坏现场，否则对你不利，请等警察来处理。”

申泽天瞳仁里闪过一丝奇怪的兴趣：“好，我配合你的工作。”

“你和死者什么关系？”

“她是我前女友，对我还有感情，但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做。太傻了。”

甄暖还在想下一个问题，就听身后有人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倒知道她是自杀的。”

两人同时一愣。

甄暖回头。

男人一身黑色风衣，蹲在细雨里淡定自若地看尸体，灰色围巾遮住了他的下巴，风吹得额前碎发飞扬，只看得到高挺的鼻梁。他捏一支笔，抬起死者的手指。

甄暖皱眉：“对不起，请不要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他认真盯着死者手指，给她回应。

“……”甄暖一口气提不上来，“请不要随意触碰死者。”

他不看她，低下头打量姜晓的指缝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他抬起头，细细的雨丝飘在额发上，笑一下，桃花眸子弯弯的，好似沾了水：“嗨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”

可抬头的一瞬，言焯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很快凝滞。

他这才看清了甄暖，让他骤然走神的并不是她出色的容貌，而是那双琥珀色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像极了夏时，他此生唯一爱过且一直爱着的女孩，夏时。

从那个女孩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就看过。

他一岁她百日的时候，他就晓得爬过去啃她软嘟嘟的脸蛋。

两岁的时候意识里就记住了那双眼睛。

两岁，妈妈带言焄去夏阿姨家玩，指着摇篮里那个漂亮的小豆丁对他说：“这是夏家的阿时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你喜不喜欢，找夏阿姨要来做老婆好不好？”

小小的言焄趴在摇篮边往里边望，小豆丁的眼睛滴溜溜的像宝石一样，真漂亮。她唧唧呀呀说着话，柔软的小手一下子抓住他的拇指。

“我喜欢她呢！”小言焄仰头望妈妈，“我们把她抱回家里好不好？”

“可她会哭哦。”

“那我就哄她。”

“她肚子会饿。”

“我给她喂吃的。”

“她怕孤单。”

“我就陪她玩。”

“那她不会说话。”

这下，小男孩皱眉毛了：“为什么牛牛家的妹妹会说话？”

“那是他教的呀。”

“可是我不会教。”小男孩瘪瘪嘴，“我们还是抱鸚鵡回家好了。”

甄暖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俊美男子，思索片刻，终于把牌桌上那张漂亮的脸和黑暗中捏她牙关的“言焄”联系起来。

“暖暖！”

甄暖的同事，痕检员关小瑜从人群里挤进来。

她上气不接下气，朝甄暖挤挤眼睛，小声道：“组里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说我在现场看……”她扭头看见言焄，脸白了一半，话也不利索，“言……言队长，好巧，你……怎么蹲在这里呀？”

言焄问：“我应该躺在这里？”

关小瑜苦着脸呵呵笑两声，立刻乖觉地提着器具箱上楼去做痕迹检测了。

甄暖只觉眼前闪过一道黑光，队长？

刚到岗时，关小瑜乐滋滋地和她说：“暖暖美人，我没什么见面礼，把警花头衔给你好啦。以后你和警草队长就是我们的活招牌，可以拍‘誉城公安祝您新年大吉合家欢乐’的广告牌哦。我们队长萌萌的。”

甄暖一头黑线，言焄分明就不萌萌的。

她回国后选择在誉城工作，是因为收到她在宾大的导师郑教授的推荐邀约：